

分享。味道不錯，但煮得太老了。李威漢說，若改為手撕雞，可以入膳了。我說，何止手撕，簡直要用牙碎。我在另一角攤位，買了一包藥製檸檬皮，有止咳去痰的作用。

昔日繁華早成過眼雲煙。樓房經屢年風雨侵蝕，漸成破壁頹垣，但結構仍然很硬朗，憑想像可以依稀看到昔日的繁華。但在台城的古鎮水步便不能有這評語。這是一殘破不堪，垃圾滿街的小鎮。最有規模的建築物是一有三層高的小旅館，樓下大堂已改成為製衣廠，樓上房間相信已被灰塵蛛網滿佈着。去天同學會辦的台山市遊曾到水步稍駐初程，我剛在數天前參觀了典雅、秀麗的四川成都黃龍溪古鎮，和此相比，雲泥殊別。我不期然對輝社同學說：「這有參觀價值嗎？」何汝顯回答一句：「這是原汁原味呀！」一分鐘後在一樓房前見到一精神飽滿，腰肩挺直的老漢。他滿面笑容用純正的廣府話和我搭訕。他姓袁，今年75歲（比我大少許）。他一生就在水步渡過，經歷了日本侵華、國共內戰、文化大革命這些風浪。短短的三分鐘交談，我領略了袁先生在水步走過了滄海桑田。突然對這「無甚可觀」的小鎮有不同角度的認識，體驗到「原汁原味」的深意。

從梅家大院出來，踏上遊車，繼續南下，目的地是用午餐處---廣海。領隊雷禮和請馮立仁追述他在廣海的兒時生活。我覺得隨着別人「尋根」，也蠻有意思的。車子在近海處停下來，參觀一明朝遺下的古蹟。要攀登一小山崗方達刻有《海永無波》四大字的石碑。參差不齊的上山小路，在微雨中不大好走，給步伐不穩的老人有一定的危險性，所以很多團友選擇留在車上。上面有一紀功碑是明成化時地方警衛剿滅土匪的偉績。我沒有時間細讀，急於攀上更高的山崗，洗手間的所在地。此處是眺望瀕海的廣海鎮最理想的。可惜在雨中「望殘煙草低迷」，甚麼也看不清楚。跟着赴廣海的海濱，亦無足觀，十多艘漁船停在沼澤中，是否廣海的港口早已淤塞？回到廣海鎮，雷禮和、馮立仁二人先下車找餐館。在駿升餐室用膳，有魚、蝦、蟹，頗有地方風味，可能未能滿足一些飲食專家的期望。

赤坎古鎮有三百五十年的歷史，位於開平市的中部，建於潭江北岸的紅土台地帶，故有此名。它本來是潭江一渡口碼頭，後來發展成一貿易小鎮，全是開平關氏和司徒氏的汗馬功勞。司徒氏來自河北，關氏來自福建，分別徙居在潭江岸的上、下埠，成為開平的兩大姓，赤坎是他們家族的大本營。他們開始在渡口擺設貨物攤位，各據一邊，楚河漢界分明，互不侵犯，各自經營發展。十九世紀後期，光緒年間，兩族的店舖方建成一條相連的街道，組成一座統一市鎮的雛形，但仍在上、下埠各自聚族而居。關氏據上埠，司徒氏擁有下埠。

1923年（民國十二年）司徒氏在潭江邊築圖書館，樓高三層，前為庭院，樓頂鐘樓的大鐘購自美國波士頓。定時敲起，響徹雲霄，全鎮和附近村落都可聽到。關氏也不甘後人，1926年（民國十五年），關族圖書館在上埠西邊潭江岸奠基開工。此亦是三層高的建築物，西式的院門取代了庭院的牌樓。鐵門的方型立柱有點羅馬式建築風格，頂端鐘樓的大鐘購自德國。這兩座圖書館是赤坎文化的凝聚。

嶺南的氣候潮濕多雨。樓宇全建騎樓以方便行人和顧客逛遊購物。騎樓於是成了嶺南建築的標誌。赤坎的主要街道中華路和臨河的堤西路（兩條平行的街道）是廣東省內保存得頗完整的騎樓骨架。幾乎公式化地，這二三層高的騎樓建築，居室是在樓上，店舖在樓下前面，倉庫在樓下後面。騎樓下面是林立方形立柱支撐上層組成一長長的步廊。行人在廊內走動，不必為外面的狂風暴雨所擾。店舖亦借此將行人滯留在舖前，多些機會品評選擇貨品。

中華路的店舖雖古意盎然，仍鱗次櫛比般迎接滔滔生意，延續了往日的繁華。堤西路已是零落不堪了，很多店舖早已人去樓空。我們到達時，路面破爛極了。一起重機車停在路的一邊，顯然堤西路在大大修理中。幾個月後將有新面孔出現。景輝樓仍開放着，收五元門券。我站在門外向裡一窺，大堂陳設古色古香，一邊牆懸滿中華民國歷屆總統的立照。樓上應有很多時光倒流的景物。愛好歷史的我很想入內參觀，恐怕時候不夠打消了這念頭。堤西路盡頭是影視場地，有欄杆封閉，不准入內。潭江中心有一小舟，似乎用來點綴的。一小橋跨越潭江到堤東路，那邊倒有些店舖和攤位，出售各類雜食和紀念品。唐榮勳買了一包燒餅，我分嘗到一片，香甜可口極了。

早一天在碧桂園告別宴前的下午，周榮超、朱樂怡租了一麵包車，和黎秀卿及夫婿梅先生、劉安乾、關德深、唐榮勳、黃秉權、及我一行九人往開平觀光，所以此次赤坎是故地重遊。另一景點是南樓，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時為國犧牲司徒氏七烈士的陵園。公園內有一碉樓，周榮超等五人登上去觀景，我漫步到潭江邊，河水清澈，真是「浪花淘盡英雄」。墓園內有文獻記載七位英雄殉國的事跡，最年長的司徒煦36歲，最年幼的司徒丙只有17歲。他們持鎗守着碉樓，保衛鄉梓，日軍屢攻不成，恨之入骨。最後放毒氣將七人迷倒生擒，用最殘忍的刑處決他們----是活着受肢解，遺骸丟入潭江內，後被鄉民撈起。除司徒煦屍骨不知流失在何方外，其餘六人集體葬在墓園內，每人（包括司徒煦）有一小傳記述其生平，且有一七言律詩歌頌其英雄氣概。幾乎七十年歲月匆匆消逝。浩然正氣，長留人間，而這美麗的墓園，永恆地供人憑弔，真是「青山有幸埋忠骨」了！

南樓烈士陵園內的碉樓是我第一次見到的碉樓。2007年開平碉樓被批為世界文化遺產。碉樓星羅棋佈於開平市境內，有在城鎮內，有在農村中，有些村有十幾座，有些地方只有一座或二座。如南樓和立園，這是一別具特色的藝術長廊，又是近代建築的大觀，最重要的，且隱含着深厚的歷史意義。開平的特殊地理環境和近代歷史促使碉樓的興起。開平市位於河網密佈的低窪地帶，在暴風雨季節，常被洪澇威脅。一百年前轄境還包括新會、台山、恩平，是軍政權力鞭長莫及的邊遠地帶。社會秩序頗為混亂；土匪常出入其間。為了抗洪防賊，清初鄉民已開始建築碉樓。1840年鴉片戰爭後，大批開平人遠赴重洋，到美國、加拿大修築鐵路。上世紀二、三十年代，很多在海外致富的華僑回到故鄉。時中國處在軍閥混戰，遍地哀鴻的亂世，於是這些曾經九磨十難的歸僑，將其畢生積蓄，營建富防衛功能的碉樓，反映了他們落葉歸根的情結。因為主人浸淫在西方文化中日久，所以建築藝術深受歐美風格的影響，各自標奇立異。五花八門的碉樓，紛紛矗立在大地上，蔚成世界建築史的奇觀。

偌大的『立園』，導遊霞姐只給我們半個鐘頭的遊覽時間，這簡直是破天荒的笑話。那時我的痛風症剛開始發作，在舉步維艱，強忍疼痛下，又沒有指導給我們講解，選其精華，只憑着自己的直覺，到處亂闖。我的痛風，直至二天後在中山市，余秀琴的夫婿藥劑師陳國榮先生代我買藥方能紓解。『立園』的主人謝維立，出自世代書香之家。祖父謝廣華購地建此新村，在開平塘口鎮內，有傳揚先祖餘蔭和積德的真意。他的兒子謝聖泮（即維立的父親），謝聖洲在美國寫信回鄉，再三叮囑新村要遵守彼此相安，敬老慈幼的祖訓。各房的海外鄉親紛紛響應，陸續匯回建村的資金。聖泮的兒子維立，從美國趕回來，親自主持建村的事務。我現在見到的『立園』，是廣華村一小部份。因為時間的限制，我直奔別墅區的二碉樓「泮立」、「泮文」去。這是謝維立、謝維文為紀念父親謝聖泮而建

的。

兩座洋樓有相同的建築風格，基本上容納了中國和西方的文化。樓身為鋼筋水泥澆鑄，兩根高大的羅馬式立柱樹在正面和側面的門廊，窗門都是寬大法國式。樓頂是重簷式建築，有綠色琉璃瓦覆頂，很符合中國傳統建築。不像南樓烈士陵園內的碉樓凌空拔起，「洋立」和「洋文」樓各高三層，「洋立」樓對外開放。

室內陳設反映了樓主的多元生活。樓下是款待客人的大廳，兩側各有一歐式大壁爐，相信只是裝飾，在溫煦的嶺南，沒有多大的用處。二樓和三樓都是主人和家眷生活起居的地方。當然少不了西式的傢俱。我只上到二樓，二樓廳堂一邊懸掛上封神榜的「六國大封相」，是燙金木雕，人物刻繪得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可見得主人謝維立有着很深的中國文化烙印。二碼樓旁植有濃密的榕樹和樟樹。後面一片修竹叢林，背後還有一龐大花園，可謂園中有園。可惜我沒有時間慢慢細嚼欣賞，這是蜻蜓點水式的旅行不能避免的遺憾。

從開平塘口車往江門市新會區有一大段路程。領隊雷禮和請梅漢泉嫂夫人朱慧雲女士講述台山風俗。她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後裔。13 歲移民來美，幸好她的父親沒有虛報她是男孩。當年台山有「買紙」的風俗。即是將女孩虛報為男孩，賣這身份給別家，好讓他家的男孩能移民來美。她說得很生動和有條理，牽涉到1882年美國排華案。多年前我為三藩市嶺南同學會和培正同學會撰文，論述此案，造成很多華僑的悲劇。現漢泉嫂的說詞，深深挑動我的心絃，產生很大的共鳴。是夜晚飯在會城的古井平香，吃的是燒鵝餐，很可口，但上了年紀的人會稍嫌肥膩過甚。下榻於新會的碧桂園，遠不及台城的碧桂園。我房間廁所整夜漏水，更加重我的失眠病。早餐時餐堂太狹小，人頭湧湧，很難找到座位。

新會是江門市一區，其他二區為蓬江、江海。台山、開平、恩平、鶴山四個縣級市，都歸江門市所轄。江門享有中國第一僑鄉的美譽。海外華僑源出於江門的有四百多萬人。人文薈萃，名人出自江門的甚眾，尤其是近代。四日前我們從深圳福田乘長途汽車赴台城，途經江門。午餐是輝社梁麗雲的堂兄安排在金海灘。餐後往院士路參觀，滿街都是出自江門的名人石像，大部份是在工程和科學上有卓越成就的。蕭寅定兄向我指出其中一位是培正斌社學長。江門是五邑僑鄉的標首。這些石像代表了近代和現今江門出類拔萃的人物。我最敬重和熟悉的江門人物有三，都不在石像群內。

(一) 明朝大儒陳白沙，他是唯一入祭孔廟的嶺南哲學家。1279年(元世祖至元十五年)，元將張弘範攻拔南宋最後基地崖山。陸秀夫背負數歲大的小皇帝趙昀在崖門投海而死，開平最大的河潭江流入崖門水道出南海。張弘範在崖門刻石紀功：「張弘範滅宋於此」。後人在「張」字頭上刻一「宋」字。「宋張弘範滅宋於此」。一字褒貶，成了千秋美談。但張弘範是蒙古悍將張柔之子，世代將門，不是降元的宋將。滅宋不是出賣民族國家的罪行。陳白沙作了一詩「自是胡兒非漢兒」矯正了這嚴重的歷史錯誤。

(二) 戊戌政變主角之一梁啟超，是才華橫溢的新會人。他學貫中西，博聞廣記，行文如天馬行空，不受任何拘束，氣勢奔放，傾倒千萬讀者。他叱咤風雲，左右二十世紀初期的政壇和學術界；幾代的知識份子都受其影響。

(三) 學術大師陳垣，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多年，時間之長，為中國甚至世界大學史上僅見。造就了不可勝計的英才。江門市江海區有陳白沙紀念館；蓬江區有陳垣故居；新會區有梁啟超故居。可惜都沒有編入我們的旅程裡內。

翌日早餐後赴中山，在旅遊車上領隊雷禮和要我說一些故事。我有感現要離開新會，而五邑人物，不能盡付闕如。便說了陳遇夫詩壓江浙文人的故事。陳遇夫是台山人，乾隆時進士。那時盡領風騷的是江蘇、浙江二省。屬廣州進士級的人不多，廣東鄉間的更是鳳毛麟角。陳遇夫國語不靈光，廣府話也帶上很重的鄉音，只有台山話說得流暢。一天他和蘇、浙文士多人結伴遊西湖，憑弔岳飛墓。他們商議即景題詠留念。陳遇夫要了紙筆，速寫了開句：「不盡湖光柏影幡」，眾觀者微笑點頭，細聲說：「不錯，不錯」。白話譯作「在這無邊湖光山色中，古柏的影子好像軍旅的旗幟」。這「幡」字可謂是一很強的詩眼。既鋪敘了西湖的景色，又很快點出岳飛作為軍人的身份，在極端節省字眼下入題。陳續寫第二句：「背痕疑似未曾乾」，眾人悚然動容。在柏樹交叉掩影下，詩人不單止聯想到旗幟，且岳飛受刑被鞭打，背上血痕斑斑。跟着的三、四兩句：「一坏已掩忠臣骨，三字常摧義士肝」，眾人霍然立正，齊說：「妙極了！」。一坏黃土，已長埋忠臣的骨骼。「莫須有」三字罪名，卻永恆地傷透了未來的義士肝腸。陳遇夫寫出了律詩中的頸聯：「天地有盟山色老，英雄無語水聲寒」。眾人說：「非此不能給岳飛應有的身份，且點到悲劇的深處。」結句是：「可憐德祐迎降日，地下還應髮指冠」。1276年，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，宋君臣迎降蒙古。若岳飛地下之靈有知，一定怒髮沖冠。眾人一致同意：「我們不用寫了，此已是壓卷之作。」我也認為這是詠岳飛墓的冠軍，勝出元趙孟頫的「南渡君臣輕社稷，中原父老望旌旗」多矣！陳遇夫的詩氣勢奔騰，如脫韁之馬。且結句意境遼遠，啟人深思。

旅行很多時間是在長途汽車中。雷禮和是一位很有謀略的領導，他創造了一團友自娛的好方法：請馮奇彬清唱英文歌多首，包括 Love Me Tender, White Christmas.....，請李根田、龍基逸、李威漢、周榮超這四位會長級的人物先後追述人生一段小插曲。最有意義的是團友逐一作自我介紹。林錫衡嫂說得最幽默：「我的名字是許玉娟，因為怕人笑，很快便將名牌收藏起來。錫衡和我夫妻生活有一默契，大事由他管，小事是我管。中國人的美德是：大事化為小事，所以……」。跟着輪到關德深，他站起來轉身向大眾說：「首先我讓你們看清楚我『好肉酸』的面貌……」，一語將錫衡嫂的含蓄道破。

離開了江門市，剩餘的五天四夜旅程亦是蜻蜓點水，走馬看花觀光了很多景點：計有孫中山故居、中山畫廊、東莞虎門海戰博物館、番禺寶墨園、三水森林公園內的臥佛和孔廟、佛山祖廟內黃飛鴻紀念館的武術表演、順德大良步行街、增城掛綠廣場、廣州星海音樂廳、濱江路珠江夜景、廣州培正同學日，不能全部塞在此遊記內，此遊記專寫江門市。但有一件事要鄭重提及，在參觀廣州星海音樂廳後，香港總會黎藉冠會長踏上旅遊車和我們交談，是夜在頭啖湯的晚飯，是由他作東，宴請全部團員。那豪氣干雲的慷慨，深深感動我們。

這遊記主要點是記同學的團體生活，應該在沾滿歡愉氣氛中結束。在旅遊車上我和雷禮和領隊說了好幾個耐人尋「味」的小故事。最後雷禮和說了一個他認為「鹹鹹地」的「縣官審古廟強暴案。」拳拳到肉，針針見血，連「塞窿」、「拔出」這些動詞也派上用場。後來謝鴻基、李根田二位大哥對我說：「何止鹹鹹地，好鹹呀！」大家捧腹大笑。這旅行給各人心靈上的開暢，筆墨難以形容，這是此旅行的真正意義。

在廣東省時，吳漢榆編輯、雷禮和前會長頻頻叮囑，要記下珠江三角州遊。回家後，尚未收拾行裝，本想續寫前蘇聯遊，記起吳、雷二位學長盛意拳拳，草草寫下此江門遊記，未必合他們的意，也成了七十一篇遊記中別開生面的一篇。

悲劇人物南宋德祐帝

鄭國輝 (輝社)

清代台山人陳過夫詠岳飛墓一詩，結句為「可憐德祐迎降日，地下還應髮指冠。」這是震懾千古的神來之筆。但對德祐帝降元的指控，溢於言表。德祐帝是否一個雙手將漢人江山獻給蒙古，全無骨氣儒怯之徒呢？我們要客觀地對當時的史實作一仔細分析。

德祐帝趙昺即是南宋恭帝，德佑是他登位改元後的年號。咸淳十年（一二七四），宋度宗病逝，他以嫡子身份登上寶座，年僅四歲，謝太皇太后垂簾輔政。當時南宋政局已在風雨飄搖，岌岌可危中。經理宗、度宗二朝，奸相賈似道當權，只顧驕奢淫逸，不理國事。襄陽已被蒙古軍合圍多年，朝廷不發一兵一卒去支援解圍，賈似道虛報軍情，將昏庸的宋度宗蒙在鼓裡。時局河決魚爛，德祐帝上場時，拾到的是一無可救藥的爛攤子，蒙古兵已攻陷襄陽，長驅直進，勢如破竹，兵臨首都臨安（現在杭州）城下，時在一二七六年正月。宰相陳宜中見國勢危如累卵，城破在旦夕，逃之夭夭，遁回老家去了。剩下來的老婦謝太后無計可施，將傳國玉璽送往蒙古營中，並附降表給元軍統帥伯顏，希望能保留小皇帝的性命。時德祐帝年方六歲，那裡知道甚麼國家存亡，民族大節。

伯顏心狠手辣，不理降表，繼續用兵。很快臨安陷落，生擒德祐帝和他的母親全太后。元世祖忽必烈下詔，將德祐帝母子解往大都（現在北京），謝太皇太后因病留在南方，只有四位宮女隨行照顧他們的生活。

元世祖尚算仁慈，只將這對寡母孤兒軟禁在深宮內，和外界完全斷絕。守護他們的蒙古軍人，因為國亡不能殉節，頗鄙視他們。全太后感激元世祖不殺之恩，逆來順受，忍氣吞聲。四位宮女飽受欺凌，在蒙古軍人頻頻施暴肆虐下，她們受不了，不到十天，全部自縊死了。蒙古人更露出猙獰面孔，把她們的頭割下來，懸掛在全太后的宮門，六歲的德祐帝目睹這些血腥場面，小小心靈，大受震撼，可想而知了。

在南方，宋的遺臣立了德祐帝的庶兄趙昰，以延宋祚，即是宋端宗。元世祖封德祐帝為瀛國公，並賜以官爵，以號召未歸降的宋將和南方分庭抗禮。

一二八二年，瀛國公十二歲，被遷往上都（今內蒙正藍旗東邊閃電河北岸），全太后到大度正智寺削髮為尼，不久病故，從此母子永遠分離。他被遷的原因是當時有一流言，居住大都的宋遺臣和遺民要劫走在獄中的文天祥，重立德祐帝。久囚的文天祥終於從容就義。

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（公元一二八八），瀛國公十八歲，元世祖賜他很多財寶，送他到吐蕃（現在西藏）學佛。他改名為合尊大師，居於薩迦大寺。他天資聰敏，很快便學得藏文和藏語。童年時屢經大變，他已將紅塵看破，從來沒有令他留戀依徊的事物，於是心無雜念，鑽研佛經，苦行修煉，竟成了一代宗師。且將很多佛教典籍，從漢文翻譯成藏文。想不到在政治史上，他是一令人非議的亡國之君，在宗教史上，卻留下不朽的軌跡。

元英宗至治三年（公元一三二三），合尊大師（即瀛國公、德祐帝）渡過五十三歲生辰，他本已忘掉那災難重重的前半生。夜闌人靜，不能入寐，孩提時江南的景色，依稀地在腦海中一絲閃過，感懷身世，他提筆寫下一首五言絕句：

「寄語林和靖，梅花幾度開？
黃金台下客，應是不歸來。」

短短一首詩，一連用了兩個歷史典故：

1. 林和靖是北宋隱士林逋，他沒有家室，隱居在杭州西湖內孤山上，遍植梅花，和養了很多白鶴作伴，有「梅妻鶴子」的美譽。他不問世事，作詩畫畫是他的精神生活，渡過了高風亮節的一生。
2. 戰國時燕昭王在北京朝陽門外築了一高台，招集天下賢士，且報以重聘。

此詩輾轉傳到元英宗手上。元英宗以合尊大師煽動天下人心，下詔就地將他處決。他正在甘肅臨夏一佛寺中，刑後流出的血是乳白色的。

合尊大師死得很冤枉，此詩純粹是自詠，他深深知道，第一故鄉杭州，此生不會重臨了。第二故鄉北京也很難歸來。林逋以梅花為友，他以佛經作伴，同樣心如槁灰渡過此生。合尊是很自負的，他的才智有資格充任燕昭王台下的黃金客，但他已與北京無緣，所以不會歸來的。

元英宗碩德八剌和父親元仁宗愛育黎拔力於漢文頗有造詣，任內推廣漢族文化，怎會誤解此詩？十四世紀上半，元代政治為權臣操縱，前有鐵木迭兒，後有鐵失。我想此是鐵失假傳聖旨，殺害至尊大師，說他有燕昭王野心，要杜絕後患。英宗同年在南坡之變被弒，是殺害高僧的報應。

德祐帝以孩童繼位，一切不由自主。註定是一悲劇人物。生不逢時，心中苦楚，不是為人道也。他一生是寂寞的，在人控制和支配下，他找到一發揮他的天才和創意的境地，可謂超世之傑，沒有枉渡此生，不會被歷史洪流淹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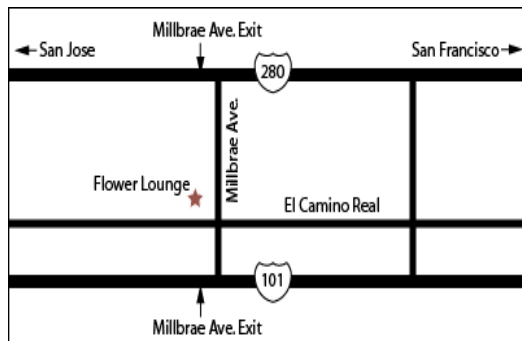
德祐得惡名，源於一句話，現錄宋史紀事本末一段：「陸秀夫因帝（趙昺）舟大，且諸舟環結，度不得出。乃先驅其妻子入海。謂帝曰：『國事至此，陛下當為國死。德祐皇帝辱已甚，陛下不可再辱。』即負帝同溺。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。」

陳過夫「岳飛墓」一詩，有雷霆之勢，千鈞之力，結句用德祐迎降一事，並不是一公平的蓋棺論定，是被宋史誤導產生下的錯印象，所以我撰此文替德祐帝辨正之，且還此偉大人物的真面目。

德祐帝還有一事為世人詬病，是企圖勸文天祥投降元朝。事情真相是這樣的，文天祥為元軍所擒。元世祖很賞識這人才，極欲羅致之。命滅宋的元帥張弘範勸他投降。天祥回答：「身為末狀元兼丞相，貴已極矣，所欠者唯一死。」並抄了「過零丁洋」一詩給他看。張讀到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默然點頭離去。世祖又出動降元宋相留夢炎去勸他。天祥大義凜然，將夢炎罵得狗血淋頭，夢炎滿臉羞慚離座。世祖遇此鐵漢，最後命八歲小童德祐帝去勸他，心想：「你的君主已投降了，你還有甚麼保留呢？」天祥見一瘦小身軀出現在目前，不等小童開口，便迎上去，跪拜在地上：「臣文天祥參見聖駕。」跟著號啕大哭不止。德祐帝年紀雖小，念到國亡家破，〈時祖母已故，庶兄和庶弟在臨安陷落前早送南方。〉孑然一身，像飄蓬浮萍般羈旅異邦，命運難料，受人擺佈，再也控制不住澎湃的感情，悲從中來，淚流滿面。文天祥見此收淚說：「聖駕請回，並自珍重，微臣不能隨侍左右照顧了。」德祐帝沒有說一句話，君臣最後會面，只不過是「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。」君臣二人合演一人間悲劇，結局是二人先後在鋒刃下，與塵埃同歸於盡。

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三年春茗午宴

日期: 三月十六日(星期六)
 時間: 上午十一時半
 地點: 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 (Hong Kong Flower Lounge)
 51 Millbrae Ave., Millbrae, CA Tel: 650-962-6666



餐費: 每人三十元 (學生: 每人十五元) 入場時付費
 報名: 三月十三日前, 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或直接向三位會長報名:
 戚嘉慧 (510) 701-6368 (C) gugu823@prodigy.net
 勞錦儀 (510) 206-3709 (C) kamyee912@aol.com

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

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
 P.O. Box 33-0083, San Francisco, CA 94133-0083

地址更改:

中文姓名: _____ 英文姓名: _____
 年級: _____ 社名: _____ 電郵地址: _____
 地址: _____
 電話: _____ 手提電話: _____

會費(2013) S15 : \$ _____
 永久會員 S150 : \$ _____
 通訊捐助 : \$ _____
 獎學金捐助 : \$ _____

合共 : \$ _____ 支票抬頭請寫: SFPCAA

歡迎下列永久會員:

1954年 匡社 周顯榮 1956 瑩社 李幹權 1962年 旭社 王曲奇

多謝各位校友的捐款:

獎學金捐款名單:

培社 張春煦老師	\$ 50	1951年 明社 蔣健生	\$ 100
1958年 銳社 談雲衢	\$ 20	1960年 正社 黃伯熙	\$ 20
1962年 旭社 吳靄悌	\$ 100	1962年 旭社 王曲奇	\$ 100
1967年 恆社 劉榮相	\$ 40	1969年 昇社 汪大成	\$ 20
1972年 勤社 廣州	\$ 100	1973年 勤社 羅應權	\$ 1,000

通訊捐款名單:

培社 張春煦老師	\$ 50	嶺南同學會	\$ 120
1945年 毅社 陳雲柱夫人	\$ 50	1949年 堅社 鄧慶鍾	\$ 100
1949年 熹社 楊鄧瑞芳	\$ 100	1951年 明社 譚振德	\$ 15
1951年 明社 李伯豪	\$ 25	1952年 偉社 梅漢泉	\$ 10
1952年 偉社 余秉度	\$ 10	1952年 偉社 雷錦滋	\$ 10
1952年 偉社 伍從旺	\$ 20	1958年 銳社 談雲衢	\$ 15
1958年 銳社 吳宣倫	\$ 40	1959年 光社 余濟林	\$ 15
1959年 光社 陳炳璋	\$ 15	1959年 光社 吳錦錫	\$ 15
1961年 善社 李威漢	\$ 5	1961年 善社 許惠翠	\$ 5
1961年 善社 雷鐵源	\$ 5	1961年 善社 楊秀瓊	\$ 5
1961年 善社 馮啟生	\$ 5	1961年 善社 余光源	\$ 5
1966年 皓社 陳行方	\$ 5	1966年 皓社 王瑋瑋	\$ 5
1966年 皓社 鄒秉志	\$ 5	1966年 皓社 梁永焯	\$ 5
1966年 皓社 李潤錚	\$ 5	1966年 皓社 葉嘉音	\$ 5
1967年 恆社 劉榮相	\$ 30	1969年 昇社 寇懷信	\$ 5
1969年 昇社 余庭光	\$ 5	1970年 謙社 蔡劍輝	\$ 15
1972年 勤社 廣州	\$ 10	1973年 勤社 許永懋	\$ 5
1973年 勤社 羅應權	\$ 5	1973年 勤社 勞美妮	\$ 10
1976年 捷社 梁潔蓮	\$ 5		

同學會獎學金

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, 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, 資格限於今年(2013)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, 如欲申請, 請與陳淑賢理事 415-681-7309 (H), 415-939-4363 (C) 聯絡。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, 請在9月1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:

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
 P.O. Box 33-0083, San Francisco, CA 94133

謝謝